

作品第一号

Composition n° I

[法] 马克·萨波塔 著

江伙生 译



00798354
南阳理工学院

作品第一号

Composition n° I

[法] 马克·萨波塔 著

江伙生 译



请本书的读者，阅读前像洗扑克牌那样洗动书页。如果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像抽纸牌算命的先生那样，随意从左手中抽出几页来阅读与评说。这种如同游戏一样得出的书页的顺序，将奇迹般地决定书中人物的命运。

因为，人生的道路，与其说是由生活中各种事件的自然属性所造成，还不如说是由孕育这些事件的时序因素使然。当然，应该肯定的是，有一个酿成人生道路的历史环境，比如说，书中那个男子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先参加了抗德游击队的活动，后又涉足于德国占领军的行列。这一切均属于一个特定历史时期的特殊人生轨迹。同样的道理，他童年时代的生活，也不可能随心所欲地搬到他成年以后的时代中去加以描绘。

但是，知道如下事实不是无足轻重的：如果他遇见他的情妇达格玛，是在他婚前或者在婚后；如果他对年轻的埃尔佳施以强暴，是在埃尔佳的青少年时代，或者是在她的成熟时期；如果他犯下的盗窃罪，是发生在国难当头的抗德期间，或者是发生在较为普通的日子；如果那个使他伤残的车祸，与偷盗或强奸的行为无关，或者是在作案后逃跑中发生的，等等。

事情发生的客观环境的先后秩序不一样，导致事物或悲或喜的结局就会不同。人生道路纷繁复杂，反映人生旅程的文学笔墨自然是可以不拘一格的。

三点，红色，单数，输了。

庄主灵巧而贪婪地将桌上的筹码一扫而光，就像一个打了胜仗的领主那样神气。他之所以敢于这么放肆，是因为他每一次都稳操胜券。

那粒骰子滚来滚去，一定又会滚到零点上去，好像有一股无形的力量鬼使神差似的在操纵着它。

果然是零点。

赌桌前的客人越来越少，最后只剩下那粒有诈的价值为五百法郎的骰子留在赌盘上。有一个商人在今晚的一盘赌注中，曾拒绝承认这粒假骰子的有效性。现在，还是那批赌客又聚集在赌桌前了。

应该不应该重新回到这赌桌旁？它曾经给自己带来过好运，也许现在更能帮助自己摆脱困境。

三十六点，黑色，双数，赢了。

赌客又在慢慢减少。再次与这粒假骰子周旋，有危险还是没有危险？

不管怎样说，那累累重债不是靠一个晚上的赌博赢款能偿还得了的，何况今晚的运气并不佳，口袋里的赌金已越来越少了。

在又出现一个红点之后，赌客再次全走开了；不过过了一会儿，另一批赌客又成倍地聚集了起来。随后，又散去了。失望频频降临，真是个倒霉的夜晚。那粒骰子再一次滚到了零。

零点。

现在是应该紧急收手的时候了。

一个香烟店的老板恼怒地把那粒骰子摔得“咣咣”直响，然后带着怀疑的苦笑将它还给了庄主。这个怪物真是个灾星和祸根。

拱桥上，一块银币闪亮了一下，叮咚一声落入水中，很快便消失了。

达格玛穿着浅黄色的皮裘，以女王般的步伐行进在凛冽的寒风中。那阵阵旋风犹如她的贴身侍从，卷走满街的枯树叶，为她开辟着路径；它们又好像是一位公主的摩托卫队，在她前进的道路上摊开一条红棕色的地毯。她那副冻得冰冷的面庞，藏在金黄色的头发下面，从那微启的牙齿缝里不时迸发出得意而又清脆的笑声。达格玛俨然以冬天的主人自居。

那合身的绿色连衣裙勾勒出了达格玛身体各部位的美丽线条，她满载着春天的气息又来到了大街上。她那两只手臂显露在无袖的裙衫外面，真像那不断向外喷射的泉水。她胸脯丰满，乳房鼓起。当她在那尊塑像面前停下来的时候，穿着轻便女鞋的双脚本能地做出了舞蹈演员第三号练习科目的动作来。她右腿向后，支撑着整个身子，左腿向前，完全显露在外面，膝盖柔软而又放松地弯曲着。不一会儿，她好像想要收回双腿，让其足尖直立，但妇女特有的那种重量，使她还是平脚站在了地上。

达格玛浑身充满了诱惑力：夏日的生机，果实的香气。当熟透的石榴在赫内拉里菲花园里从坚硬的皮壳中暴绽出来的时候，她好像已醉倒在阿尔罕布拉宫的脚步下了。她那玫瑰色的嘴唇，就像是人们从安达卢西亚花园中偷摘来的新鲜果子，令人垂涎欲滴。她说：

“女人投胎于世到底是为了什么？”

布伦医生想劝说一下玛丽亚娜，叫她理智一些。自从她的朋友弗朗西娜大出血以来，她一直未离开过朋友的床沿。但是布伦知道，这个年轻的少妇是个倔强的人。弗朗西娜的临终病状，也是玛丽亚娜多年来一直认为将要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她一直恐慌着，一直想证实这一点。

“我也一样，我也会得癌症的。”玛丽亚娜说。

当着医生的面，玛丽亚娜笨手笨脚地擦洗着朋友的身子，被褥和床单上仍然到处是血迹。

“你不会得这种病，”医生说，“你怎么疑神疑鬼的……”

玛丽亚娜梦游症似的做着那一切，手上端着洗脸盆和毛巾。弗朗西娜一直昏迷不醒。病危者失去知觉前的悲惨呼叫，使玛丽亚娜深感内疚。“自从结婚以后，自己不是一直在疏远弗朗西娜吗？”她摇摇晃晃地去倒掉了面盆中的脏水。

“不，我不能吃东西。”玛丽亚娜说，“我也一样，我的肠子上也有一个癌瘤。”

简直没有办法使她相信，即将离开人世的只有弗朗西娜一人，而不是她。

“是的，我刚刚得上肠癌的。”玛丽亚娜坚持说。

布伦医生十分生气，他再一次地对她说，这种病不是通过接触传染的。但是玛丽亚娜倒好像感到自我宽慰，她相信自己也染上了和弗朗西娜一样的病症。

第三层楼的走廊上空荡无人，左邻右舍的朋友们全走光了，只有埃尔佳一个人还待在房间里。她把这一层楼视为自己的独立王国，随心所欲地支配它。

从那扇半掩着的房门里面，飘出了清脆的德文歌声，回荡在整个楼道上。

走在地毯上的脚步声很轻很小。墙上悬挂着不少彩色装饰画，画面似是而非，字迹模糊，框架上布满了灰尘。这是一组反映乡村生活的画面，那些罗曼蒂克的小乡绅们，在自己的具有中世纪风格的小城堡的庭院里，布置了一套谁也说不清的朦胧景象。

其中有一幅画，主旨还是隐约可辨的。女主人公无精打采地躺在沙发上，她的情郎半跪在她的面前。情郎双手向前，迫不及待地要享用即将到手的猎物。恰如此时的埃尔佳，她的一举一动正被一双欲火中烧的眼睛注视着。当她回到房间里的时候，天已暗下来了，也许她自己还未注意到这一点。不过，她的身材还隐约可辨。

阵阵动听的歌声从门缝中飘荡出来，时断时续，好像唱歌的人正忙于某事，她的注意力不时地被分散了。

走廊很长，唯有那阿里阿德涅之线的浪漫古曲才能把那个饥渴如焚的觅食者引向从门缝里透出来的那丝光线，引向那可能发生的艳史中的主人公。

那些挂在走廊墙壁上的雕刻版画，分段分节地在讲述着一个罗曼蒂克的高个儿青年，向一个漂亮的城堡女主人求爱的故事。每幅画下面有一段说明文字，描绘了乡村生活的场景。

风流故事一段一段地讲下去，从情郎弹唱的浪漫曲一直讲到那美貌女郎投入他的怀抱。还有那最后一幅画，似乎在羞涩地讲一个忧郁的女郎，躺在长沙发上，身边那个男子急于要为她献出一切。人们可以想象那是一番什么样的情景。不过画面还算是一本正经的，男女主人公从头到脚都穿戴得整整齐齐，可能那男子只想给他的心上人艾莉维尔一点小小的刺激。

半掩的门缝里，不时地飘出埃尔佳小声哼着的浪漫曲，她可能在房间里正忙乎着，根本没有感觉到正威胁着她的一种潜在的危险。

地毯减轻了脚步的声响，从门框和门扇之间的细缝中透出一丝半点光线，那大衣橱的玻璃门中没有其他的反射影子，只能看到那张沙发床。光线变得明亮了起来，最后变成了白色。埃尔佳的身影正好出现在衣橱玻璃镜和房门之间。那微弯着的背部一丝未挂，仅在髋部紧裹着一条白色内裤。少女雪白的大腿上套着一双浅黄色的长袜。瞬间，当她快走到衣橱玻璃门前时，她发现自己在被人偷窥着。她急速地转过身来，也顾不得遮盖敞开着的胸部，扑向房门，猛地将它关上了。要注意啊，小姑娘！类似的情况还会发生的。

玛丽亚娜大叫着：

“看看吧，你是怎么对待自己的妻子的！”

她哭了，牙齿咬得“咯咯”直响。

“原来你就是这样对待自己的妻子！”

她披头散发。许多天以来，她根本无心管这些事。她完全为愤怒所左右了，面部肌肉紧皱成一团，整个人形都走样了。在这搅成一锅粥样的家庭气氛中，连时间好像都停止了走动。玛丽亚娜也像老了许多，看上去真像是一个转瞬之间逝去了三十年的老妇人。

她垂头蹲在地上，似乎痛苦和羞耻使她不能直立起来。她推开了向她伸过来的那只想拉她起来的手，说：

“不要碰我，你让我厌恶极了！”

她独自站了起来，她猛一跺脚，弄断了自己的鞋后跟。随后，她朝鞋望了一眼，干脆把它脱掉了，嘴里不停地在咒骂着。

“看看吧，你就是这样对待自己的妻子！”

紧跟而来的，便是抽泣和诉说：

“你在办公室里，整天价儿从不给我打电话。”

玛丽亚娜的诉说一直未停。电话铃响了。她走到电话机旁，拿起了听筒。她这时的声音很平静，在电话中询问了姑母的近况，因为自从上星期姑母得了轻流感以后，她一直未得到过姑母的任何消息。

那只甩在地毯上的后跟已断裂的皮鞋，活像一副遇难船只的残骸。

埃尔佳一丝不挂地坐在长沙发上。她将双腿上下交叉在一起，而不是像平常那样，让每只脚与地面成直角形。当她把双腿几乎是并齐地摆在一起的时候，那差不多就是脚趾落地、半倚半躺在沙发上了。腿肚上的肌肉完全松弛下来了。这多少有点损害一个年轻女子的贞洁，就像那鲜艳的花瓣受到了无形的损害而失去光泽一样。

整个身子差不多是平躺着了。那只手平放在床上，手心朝着天花板，胳膊与手臂之间成一直角形。

她的双肩十分柔软灵活，好像要垂落下来似的。她的背部疲乏无力地弯成圆形。她几乎忘了将另一只手上拿着的香烟送到嘴唇边，而一直随手将它放在膝盖上。

脸上还留着肌肉抽搐后的痕迹，整个面容好像完全被一种深沉的思虑牵引着。

她的头发松散蓬乱，横七竖八地散披在脖子上。她一直没说一句话，无神的双眼凝视着地板，但她并没有看它。

她踉踉跄跄地站起来，走向盥洗室。她先朝镜子里看了一下自己的面容，随手拿起一把梳子，开始梳理那头乱发。但是，在继续梳洗之前，她突然转过身子来说：

“滚开吧！”

单身宿舍的房门敞开着，迎面映入眼帘的是一个戴着盔形黑帽的瘦长身影。精心梳理过的长发一直披到穿着皮大衣的双肩上。同一种皮色的无边软帽上镶有一颗长形珠宝金钻。玛丽亚娜的心情好像很不平静，不过她还是决定进去看看。

她根本没听那套深表歉意的寒暄，径自走进了乱七八糟的房间里。

在如此糟糕的单人宿舍里，穿着睡衣裤接待一个漂亮的女客人，确实使他感到拘束和不好意思。

当时的情景使人窘极了。

不过，玛丽亚娜显出轻松自如的样子。当她浏览书架上的书籍画册时，发现地毯上满是唱片。她一直走到壁炉旁，在一个嵌在陈旧的雕像大理石上的玻璃镜中照了照，滑稽地做了个鬼脸，然后用手摸了摸自己的高鼻梁，并把它揪得老长。她转过身来说：

“我的鼻子真让我失望。如果它更短些就好了，您说呢？”

为什么不回答她呢？说实在的，她真那么令人爱慕吗？玛丽亚娜犹豫了一会儿，然后，就像纵身跳入游泳池那样快捷地说：“我看我是爱上您了。”

接着，她又羞涩而出乎意外地补充说：

“不应该让人失望。我是完全没有经历过这类事的。这是第一次……”

埃尔佳再也没有力量进行任何反抗了。她任凭对方摆布，忍受对方对她身体的任何刺激。她好像个死人一般。在这意外的侵害面前，她还如同一个小姑娘那样无知。一些动作结束了，衣服的某个部分被突然撕破了。埃尔佳不想反抗了吗？如果想反抗的话——当然谁也说不准——她可以与对方进行肉搏嘛。

继之而来的是死一般的寂静。现在还搞不清楚那个瘦尖脸的家伙正在想什么。

亲吻下去，嘴唇上软弱无力，那死人一般的肌肉冰冷透凉。

光滑的双腿任对方的那只手摆弄，肌肉完全松弛下来了，惊吓的时刻已经过去。身体平躺在床上，像被敲碎了一般。

这是一个被征服了的肉体，丝毫不意味着任何的允许，因为它失去了一切感觉，四肢不听使唤了。从那未轻微眨动一下的眼皮看来，埃尔佳像是昏迷过去了。室内仍然寂静无声。任何的亲吻爱抚都没有引起细嫩肌肉的反应。

现在，时间在一分一秒地过去。那贼想，必须抓紧时间享用这肉体，要不然就来不及了。

但是，少女也不是好欺侮的，她猛一收缩那不听使唤的肌肉，胸部又缩得紧紧的了。

面对突如其来的袭击，埃尔佳镇定了一下自己的情绪。她惶恐不安的神色，就像一只躲在矮树丛中被追逐的小动物一样，先看见的是猎人的长统皮靴正践踏着四周的野草，过一会儿又消失了。她生气地撅着嘴，满脸憋得通红。她紧缩全身的肌肉，猛一挣扎，想伺机逃开。她的背部变得僵硬了，但是要溜走，就得像游蛇那样灵活，挣脱把她按在床上的那股力量。

她终于从被抓住的双手中抽出了一只手，手心向外，想护住自己的脸部不被亲吻。

她的那只手又被死死地按在了床上，但是她始终没有停止反抗和挣扎。埃尔佳弓起双膝，用力地将自己的身子支撑在双腿上，但是她没有想到，这样一来反倒给对方以可乘之机，结果双腿被分开了。

她稍歇一会儿，然后集中全身力量，使劲地抽出了被抓住的那只左手。

猛然间，她被对方的猛击搞得昏头转向。随后，她觉得自己紧抱的双臂已被对方分开。在她惊吓未定的时候，两记耳光又一左一右地打在她的脸上。

昏迷中，她还想用手继续去挡住对方对她脸部的袭击。

现在，对方的双膝未受任何反抗插入到她的双腿之中了。

办公桌，办公桌，办公桌，办公桌，办公桌，办公桌。在有多层抽屉的办公桌里，装着的是各类资料。在资料表格中，是一系列的项目名称和统计数字。在中间那个抽屉里——这个抽屉的钥匙统管着各个边屉的开与关——存放着的全部是极为重要的资料：那里面的数字，有的是审核过了的，有的是涂改过了的，有的是被擦去了的。

电话铃响了。一个慢条斯理的声音要求紧急送去本周的售货单。一周的售货单就是一长串的统计数字。各天的区别全在于最下面一栏的汇总数字的差异上，而每分每秒的累计数却总是绝对精确无误的。想要对每分每秒的累计数字进行加法验算，那简直是白费工夫，这些数字无任何漏洞，它总是一劳永逸地以一个精确的数字出现在统计表上。除非一时疏忽，写错了个把数字，那种重新核算的情况仅是例外。但是一个小错误并不牵动全局，全天每一分钟的累计数字好像总是无疵可求的。

显然，作为舞弊的一种结果，就是收款处钱箱里的现金与统计表上的数字并不相符。于是要做得天衣无缝的就是：擦去的数字要不留痕迹，呈送报表时要装出十分廉洁奉公的样子。

柜台主任通过他的秘书送回了报表，他没有挑出任何错误。

又一个礼拜顺利地过去了。

不过有一件事是疏忽不得的，就是在可能受到的那种冒风险的检查之前，一定要把多余的那部分钱从钱箱里取出来。

达格玛站在画桌前。那宽大而略微倾斜的桌面，是由一个能自由调节的活动脚手架支撑着的，根据需要，可以随意升降高度和校正倾斜度。那些铰链把一块块木板、支架和转轮有机地连接了起来。

达格玛把一只脚踏在制动板上，转动一个活动轮子，结果画桌的各个部位一下子便自动摊开了，就像一个年轻女运动员在做舒展四肢肌肉的运动一般，那一块块闪亮的木板就像是那健壮而呈金栗色的身体的各个组成部分。当画桌升到了理想的高度时，那白皙的大腿和丰满的双臂便停止了活动。

达格玛俯身面向平铺在桌上的白纸，灯光照在纤细的手上，刚好在纸面上留下了道道影子。她挪动一下手的位置，留在纸上的投影顷刻间消失了。

于是，人们只能看到达格玛的侧面阴影的部位。从她身体的另一面，也只能看到她半边面庞，在灯光照射下，面部成金黄色。那指甲染成红色的长手指拿着直尺和角规，准确地在哪儿移动着，最后，她拿起了铅笔。那些有棱有角的戏剧布景图均匀准确地出现在画纸上了，草图各部位的线条十分和谐地组成了一个整体。

达格玛直起身子，仔细地审看着图案。接着，她细心地拔去图钉，取下画纸。她把画纸揉成一团，扔进了字纸篓。

当她转过身来的时候，满脸心不在焉的神情。随后，她令人难以觉察地苦笑了一下。

从侧面外形上看，那个缘级而上的楼梯，活像木偶戏剧场中的一个小舞台，每一级环环相扣，恰如木偶戏的布景装置。

年轻的姑娘登上楼梯前面的平台，好像剧场的制景人员正去那儿安装布景一般。她休息了一会儿，放慢了劳动的节奏。随后，她登上了第三层楼。演出就要开始了。

戏剧场面简短，但气氛很强烈；她甚至想用极简洁的词语来表达一个完整的戏剧场景。因为剧情发展的魅力在于吸引人们的全部注意力，悬念丛生，而矛盾冲突又最好地得到解决。

先是面部，接着是上半身，最后是裙子，都一闪而过了。年轻姑娘登上了高处，好像正对那悬挂布景的上空凝神遐想。但是，这一切仅是一闪而过的海市蜃楼，说得更确切一点，仅是瞬间的梦幻而已。

在对方的眼中，真正的剧中人物现在倒真的突然出现了，就像马利伏喜剧中那些活跃的角色：两条细嫩的大腿活灵活现地在那儿对话，节奏奇特，生气盎然，沿着楼梯一级一级地创造出许多新颖的动作来。

那大腿上纺锤形的肌肉，随着双脚的交替伸缩，也在紧张地上下跳动。那些自然的曲线，组成了一幅运动的图案，一幅由线条和体态组成的画面。这出戏是抽象难懂的，除了说明她的存在之外，其他什么含义也没有。齐踝长袍的出现是最后一幕了，脚后跟把楼上的平台踏得“砰砰”直响。

现在，轮到那窥视者来占领空荡的舞台了。

玛丽亚娜神经质似的抽着烟。嘴唇上的口红已把香烟的上半截全染红了。每次当她弹去烟灰的时候，那被尼古丁薰黄了的手指也被沾上了红色；指甲壳上涂满了鳞片状的珐琅质釉。

她站了起来，到镜子前面去照了照，又重新坐下。当第一支烟快烧完了的时候，她又点燃了第二支。第二支刚一点燃，正要接上第一支的时候，玛丽亚娜愤然地将它扔到了烟灰缸里，这第二支烟在嘴唇上连片刻也未停。她拿起一本沾满了口红的书，不停地翻着，随后十分注意地一时东一时西地看了几行字。她把书往沙发上一扔，书顺势滑到了地上。床上的被子胡乱地叠成两折，上面尽是茶迹。

玛丽亚娜拧开了收音机的开关，重新拿起那扔在烟灰缸上的两支香烟中已经熄灭了的那支，她又把它扔掉了，拿走另一支，抽了一口，走出了房间。

现在是该他捡起书本、重新整理好被子的时候了；那个吵得到处都听得到的收音机的声音，应该调小些才是；烟灰缸中仍在燃烧的那支香烟也该灭掉了。

玛丽亚娜又转了回来，点燃了另一支香烟，扭开了收音机的旋钮，从书架上取下了另一本书，在书上面到处留下了口红的迹印。

随后，她十分注意地在镜子里看了看自己，然后说：

“除了你这个与我结了婚的人以外，大家都说我还很漂亮。”